

輝縣志

卷十七
卷十八

第柒册

縣志卷十七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三

記下

國朝

改建宋包孝肅公廟祀

周 玘

余歸自京師之明年授徒家塾筆翰餘暇則於十三經諸子史中信手抽閱偶得宋 元右丞相監修國史脫脫等所謂包吳趙唐四公合 論包孝肅公云公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舊有包公廟北距太行之麓二十餘里南臨峪水其創建碑碣邑乘皆無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一

考其重修則某代年月日某人也廟之北居人數十百家聚成村落卽名曰包公廟村村中爲往來孔道舉凡大河南北以及晉省澤潞諸州商賈摩擊絡繹不絕以故數千里外皆知有包公廟至 者往往謁公之廟瞻仰公之遺像焉歲在辛巳夏秋之交疫病大作村人或禱於廟輒有奇驗於是遠近焚香拜祝車馬喧填累月未已且又各捐貲財以爲重修廟宇之備冀公之靈大有造於斯人而咸獲其庇佑於靡涯也余於是村先世有田園廬舍踰河而南去廟半里許隴墓在焉又於嘉慶年間攜兒子輩授徒是村公之廟余瞻拜而憩息者數矣每謂廟之基址負山面河地勢高敞信爲形勝

然瀕岸陡偏秋漲衝齧恐無以妥公靈也既而村人某等果有改建之舉以昔年眾捐之貲卜地於舊廟之東偏數武經始於某年某月至今春事竣而俾余爲之記余維公在宋仁宗朝忠國愛民不可勝紀曾以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又承命往河北調發軍食又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吾共於宋屬河北當日隸於部內受公之庇食公之福概可想見而公之威靈復有以呵護而保全之固有是理必謂於時疫流行之際顯厥靈以或眾人之耳目則不類於公之生平而爲吾儒所存而不論矣然卽此亦足以見公之德澤在人越數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二

百年而銘心未艾也祠廟之改建豈不宜哉抑余又有說焉公廬州人也按廬州 香花墩者在南城外濠水中爲公生平讀書處今 祠蒲 數重魚鳧上下長橋徑渡舊有軒名回 至此作濠濮間想茲之廟貌踞岸臨流掩映行麓佳 足相媲倘吾鄉之士謁公之廟仰公之靈而慨然想見公之爲人舉宋史之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從而私 之步趨之一如公在花墩之懋厥修焉則公之所庇於吾鄉者又不在乎祈禱之靈而隱寓乎身心性命之益也是爲記

宋玉珩
採訪

重修衛源廟碑記

周際華

國家惇崇秩祀凡名山大川之在郡邑者歲時

命有司虔恭將事所以答神庥重祀典也四 之在中州者
有二曰淮曰濟然濟發於懷旋已伏流而淮入於河獨
衛源爲河北巨鎮興雲降雨澤沛四方附泉良田數百
頃咸資灌溉而下流合丹淇諸水自臨清而北至直沽
會河入海迤委千餘里通漕濟運千艘銜尾以達

神京水德靈長尤非僅一州一邑之利賴已也考縣志廟始
建於隋加封徽號爵同王者歷唐宋元明迄我

朝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相繼修理乾隆十五年歲次

庚午

翠華臨莅

宸翰親頒山川焜耀迨茲幾百年矣道光五年前令監利仙舫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二二

游君憫其日就頽敝與今儒學霖坪郭君良齋據君
謀所以新之捐廉倡修眾紳樂附不逾時而正殿大門
均已告成適游君以憂去丙戌春余承乏斯邑展事廟
中周覽循視尙有西廡及鐘鼓兩樓亦就剝落與夫像
設之未整丹雘之未施是皆不可不亟爲興飭者爰召
紳耆捐俸以爲之導亦皆踴躍樂從遂鳩工庀材閱五
月而葺事飛甍舒翼俯鏡清泉紺闕凌雲仰規碧巘靈
居肅秘神貺允昭歲比有秋災癘不作亦可見天人感
應甚微而至速矣夫妥神以爲民祈福補前人未竟之
功皆守土責也而諸紳耆恪恭執事寒暑無懈亦有可
嘉者爰書其事於石其樂捐姓名並工費若干詳記碑

陰爲後來者留意焉

孫夫子祠碑記

程祖洛

容城三賢者光明俊偉皆足以撐拄宇宙元劉子靜修
明楊子椒山明與

大清交會之際則有孫子夏峯三君子有合刊文集行於世
如華嶽三峯動千古之仰企焉夏峯先生諱奇逢字啟
泰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領鄉薦癸丑試禮部報罷是年
交周吏部順昌庚申魏科都大中出使江右與先生定
交於楊忠愍祠天啟元年客都門左僉院光斗亦以氣
節敦交誼吏部科都交先生皆假於鹿職方善繼而僉
院之交先生則假於科都也左魏與周先後罹璫難先
生與定興鹿氏祖孫父子苦心營救不可得作乙丙紀
事載集中僉院身後諡忠毅科都諡忠節吏部諡忠介
三忠姓名芳流史筆視其所友則先生可知矣崇禎三
年庚午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以病辭八年乙亥禮科
給事中王正志疏舉眞孝眞廉乞擢用不赴九年丙子
聚義勇守容城直隸巡撫張其平恤刑員外胡向化疊
次薦舉皆不就十一年戊寅入五峯山結茅爲避地講
習計

國朝順治六年己丑告墓移家南徙至祁州忠毅門下士
刁生名包者留止其家七年庚寅徙輝縣九年壬辰衛
河使馬光裕以夏峯田廬持贈疎籬敞席兀然一榻先

生安焉順天巡按御史陳淲水舉山林隱逸督撫巡按
下所司起送赴京以老辭

聖人寬厚全其志不加敦迫十年癸巳作十友社講學月一會
於百泉康熙五年丙午九月睢州湯公斌詣百泉問學
門弟子負笈數千百里來受教者無數皆稱爲夏峯先
生十四年乙卯捐館舍葬夏峯東原睢州作啟約輝邑
合衛郡紳耆儒生具牒籲督學使者祀先生於百泉是
卽所謂夏峯先生祠也方望溪宗伯作先生年譜序云
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先儒睢州序
徵君文集云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
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爲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五

興朝理學之大宗二公之言可爲定論余奉

帝命來撫中州得讀先生全集心切嚮往久矣越三年前山
右觀察劉君大觀述及夏峯祠堂曰就頽壞余曰是有司
之責也爰捐俸於輝縣周大令際華大令亦踴躍願捐
俸終其事遂起工適稽賑務抵獲嘉去輝咫尺拜先生
祠下見祠後有空室數楹爲比邱積薪所因思先生營
救左魏諸公多義士冒危險忘身家性命相與奔走絡
繹皆以先生之心爲心者也卽空室爲忠義祠以定興
鹿太公正忠節公善繼及夏峯先生與三忠 頡於中
餘子列諸左右忠肝義胆旣炳照於生前復得萃臨於
奕禩準以古法實無乖違在天靈爽當亦欣然也然扶

持正人動捋虎尾在人爲一生奇特事在先生則爲餘
事先生廬墓六年著麻衣以讀禮是立本於孝也鶴書
頻下終守白雲是進退有據也睢州執弟子禮得先生
指授以理學名臣配饗

聖廟是師道立成就天下之真儒也夫孝廉俠烈隱逸三德
備於一身先生爲何如人哉然猶未足以盡先生正心
誠意全節完名卧巖谷而師天下其道尊矣祠續修於
道光丙戌之秋而迄工於冬爰伐鹿門山中一片石記
述先生之峻德清風使欽仰者知俎豆馨香非倖致而
出於世道人心之所不能已也是爲記

邵夫子祠碑記

麟慶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六

邵子之學本於言理而極於言數始於豪邁而終於謹
細基於刻苦而成於安樂雖其所造詣與二程橫渠稍
有異同而明道以爲內聖外王之學晦翁以爲古之風
流人豪至於言易且引其說以補伊川所未備然則先
生之於程朱豈有閒哉輝縣蘓門山向傳爲邵子所居
之地考諸本傳邵子先世范陽人曾祖令進徙衡漳父
古又徙共城共城者今輝邑也以居母喪廬於蘓門山
百泉之上堅自淬厲冬不鑪夏不簟夜不就席者數年
是時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聞其篤苦乃
往與語物理性命之學授以易圖而邵子妙悟天授旁
通四達其超然自得者有非之才之學所可盡也其後

客遊四方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詔書纁帛屢徵不出
安樂窩之名聞天下而不知其始寔托基於輝之蘓門
山百泉也輝邑山水多奇秀而蘇門與百泉最名非但
其地之佳勝足以怡人亦以邵子之故其學之探蹟索
隱鉤深致遠足以知百世之後其風之頑廉懦立鄙寬
薄敦足以師百世之下凡孔子孟子之所言者邵子皆
足以當之然則其祠之廢而弗舉非畧與山舊有邵子
安樂窩後移泉上其西南有桃竹園園有擊壤亭亭有
邵子像其後裔祠奉焉予於道光七年攝視按察使事
以護送凱旋大兵道出百泉見牆宇傾圯竹樹荒蕪惻
焉傷之會黔中周大令際華有興修之舉而欣然爲之
助今年八月落成易亭爲祠而奉像於其中書來囑爲
之記予惟邵子之學久有定論淺瞽未識誠不足以測
其淵深徒以生平仰止之懷而又適經所栖息之地誠
不忍先賢遺址遽就湮沒祠舊有祭田久而失之周侯
復爲經理其廢以田屬縣學收其稅入用供祭祀而以
所餘給奉祀生祠之祀庶以永久園之南有孫夏峯徵
君祠亦久廢 前大中丞歙邑程公擴而新之懿哉聖
學庶由此益明非但爲山水生色而已也是爲記

移置百泉書院城內記

周際華

百泉在縣城西五里泉上有山曰蘓門爲晉孫公和讀
易處宋則邵堯夫居之元則姚雪齋父子趙仁甫詩

齋竇子聲先後講學於此而孫鍾元則於

國朝初由容城徙家夏峯授生徒於百泉上湯潛庵耿誠齋其尤得力於先生者也太極書院之名關於姚趙二公偕許竇諸公講明太極之理此書院之所由始也明吳伯通爲提學副使更名百泉百泉云者蓋憂俗學支離冀諸生探本窮源得蒙養之道耳孫用正謂太極書院專以爲已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之士言之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其址舊在泉之左崇禎壬午汴梁遭寇決水沒城遂移鄉試於河北改百泉書院作貢院至順治乙亥始復貢院於汴而屋舍猶存康熙二十三年改作科歲試考棚乾隆十五年改作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八

翠華行宮時邑令銀江文公季棠課士最勤謀欲重建而有志未逮至四十一年曹縣何公文燿始得地於邵子祠之南而書院乃移於泉石矣閱八十年來漸零漸落半廈無存道光六年予莅任之初祈雨泉上惟見頽垣碎甃而已青衿城闕是用隱憂因念

聖天子作育羣材培養備至

壤均荷陶甄矧此地代

產名儒師資固不遠也川流嶽峙何獨於此時無靈耶儒行之不修督課之不力耳我輩讀書成名身膺司牧不此之務將焉務哉於是籌所以葺之者計工料必需四千金以上而諸生膏火亦必以數千金生息乃可勢不能作新築於泉上幸城內南街有宜房一所

餘間以此講業寬然有餘乃捐金一千四百兩置之移
百泉書院於此雖易其地而仍其名以誌不忘先儒之
意且以爲諸生務本之箴庶幾乎肄業有所矣而膏火
之資未備也爰謀之郭霖坪璩良齋兩學博集諸紳議
捐聞者樂赴共捐錢三千餘貫分商生息按夏冬兩季
分給除每月校試捐廉優獎外又歲捐脩金三百兩聘
請名師力加訓課考校之暇講明身世之本並作爲學
約十條約詳書院卷內以資磨礪此規模之粗具者也顧此事
爲

國家儲材非徒爲諸生豢養來茲學者須深求乎姚許諸
儒講學之旨與夫太極百泉之所以名各正性命自課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九

身心俾道學之傳不讓前賢獨步斯文風日振士習可
端家誦戶絃科名不待問矣是爲之記

百泉書院歲修紀畧

周際華

書院分中東西三院計房一百餘間論者以爲屋舍過
多來學者頗形寥廓且歲修難於籌款恐終傾廢殊非
長久之策乃集諸紳商之以西院四十餘舍爲講學之
所中東兩院出售廉其值售錢千貫發當商生息息計
周年一分可得百千歸儒學司其出入除歲時補葺費
用外每有鄉科卽以所餘修費資俾在院肄業諸寒士
得以觀光以勸來者其僅在外應課者亦準給以院內
之半無論人數之多寡盡其所有資之

本金切不可動

永以爲

準倘後有樂善之家從豐添補使之寬然有餘尤爲守
土者之所厚望謹書其畧於石

建義學碑記

二十處畧同

周際華

古之教者黨有庠家有塾春仲出民里胥鄰長坐於左
右塾稽其勤惰至農隙而於此肄習焉義學之設盖仿
諸此先王非徒以是廣登進之路也惟使天下之人無
不學斯野處者既不匿其秀而憊愚無知之民習聞仁
義中正之訓亦得相安於耕鑿衣食不至惑於異端邪
說陷罪戾而不自知此三代之隆所由道德一而風俗
同也

國家文教誕敷無遠弗届偏州下邑皆設有書院義學以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十

廣樂育興教化顧奉行歲久名存實亡者有之丙戌春
余始莅輝邑首捐立書院於縣治之南爲諸生講業地
其城關鄉鎮勸諭共立義學邑中紳耆咸踴躍從事東
關爲近城地經首事孝廉方正秦炳生員張兆芳及紳
士人等公議設於 子羔夫子祠並勸捐錢壹百千余
亦助錢壹百千共貳百千生息以充公用其延師脩脯
附學額數一切經費出入諸首事分年輪班經理備刻
於石以垂永久其餘城關村鎮共捐十九處規條悉準
東關焉抑余考縣志所載義學之處今俱不存豈非有
司視爲具文而諸經理之人處置有未善歟則凡諸君
子之司其事者實力奉行久而不墜使人材輩出以仰

副

盛朝崇儒重道之誼其必有不俟余言者文治之興將拭目視之矣是爲序

重修姚文獻公祠堂記

周際華

輝邑多古名賢遺跡而開道學之統者自文獻公始

國朝孫徵君繼之其卜築蘓門蓋亦步武雪齋希蹤先哲非徒樂其山水已也明嘉靖初始建專祠祀公康熙時邑紳孫君暨乾隆三十五年前令吳君相繼修葺迄今五十餘年又就圯矣丙戌春余始莅茲邑慨古蹟之盡廢擬次第修復首葺孫徵君祠適文獻嗣孫一峯呈請修理顧同時並作力有不逮是以屬其族眾共襄盛舉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十一

而予卽捐俸以助工焉今年五月一峯以重修落成告請署祠額並爲之記其事於石余惟表彰先賢遺軌乃司牧之事方愧未能獨任旣得其賢子孫追崇根本煥然更新樹一邑之典型來四方之觀法尤可喜也方今聖天子敦尚正學若徵君者旣從祀

聖廟而文獻公名在天壤廟食千祀固非茲一邑所獨推而奉之也然而里居在焉族姓相仍箕裘罔墜則所宜觀感而興起者當何如又況爲其子孫者乎爰書之以彰其不忘先澤之美而並勗其後嗣共相砥礪遠紹數百年正學之傳是余之厚望也若夫文獻之學問淵源與其出處大節則有其遺書及史傳在茲不復書

新修耶律文正公祠碑記

周際華

元儒耶律晉卿名楚材諡文正其出處詳載元史不復贅錄茲以其宜祀諸泉上之義爲都人士告之公以晚年去相讀易梅溪著有梅溪詩集梅溪去泉上里許耳予考其舊址故老皆不能詳徒於荒煙蔓草中作憑弔無聊之感大濯崇祀之不修而儒行之終沒也魂兮歸來何所棲止哉 之東北有屋三楹幾於剝落初不知其爲前明賢邑宰張侯克儉祠也因葺而新之祀公於此公之所以托跡梅溪者蓋無時不樂乎泉上矣以其所樂而奠其所居神其有靈當必我許且得與周程邵孫諸夫子環泉相向儼乎晤對一堂非尤其所樂耶方肇修適 中丞楊海梁先生巡閱至泉上樂聞此舉卽捐俸百金以助閱兩月而告成設主致祭而公於是乎有所托矣嗣知其爲張侯舊祠而文正已主之奈何因更設張侯木主以配張侯有知或崇儒有同心而恕予之考古不力也幸甚

報德祠碑記

周際華

邵子安樂窩舊在蕪門山之西麓乾隆十五年添置新安樂窩於舊窩之南彼其時蓋取其遊覽之便遂不計其名實之誣也 麟見亭先生秉臬來豫偶憩百泉上訪邵子遺跡屬修擊壤亭亭成勒之石桃竹園卽其所也並屬將新安樂窩改作報德祠凡有功德於泉上者

皆宜春秋享祀以報之而仍以安樂之名還之舊窩毋使牽混俾考古者得所依據焉斯善矣華於是遵而改之祀中丞章公總河嵇公等二十二人於其內旋於舊窩中建祠三楹聚石爲垣以期永久而新窩之遺像乃有所歸矣是舉也有兩善焉安樂窩之名原無新舊還其本來之面目庶幾地有專屬而名無兩歧也且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此祠以彰之則往者可以不朽而來者亦因以自勸有此二者余不敢忘 見亭先生之意也爰勒之石以告後之守此土者

修三城樓記

輝邑舊無北城門城上一卡房而已

周際華

封建必以城郭爲先非徒示以觀瞻寔乃資之保障城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十三

上有樓名之曰敵以伺寇戎以貯甲兵以嚴刁斗胥於是乎在焉吾儕身處太平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大幸然古人安不忘危則思患而預防之惟有備乃可無患昔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尹鐸循之孟談資之趙襄子恃以不敗顏真卿之備平原也逆知祿山芽孽乃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科丁壯儲廩廩以備不虞厥後祿山反河北盡陷惟平原存魏時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而沈璞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及魏兵南向郡邑皆亡惟璞城守此皆寓深心於無心而弭有事於無事者也前師不遠安得人

轉而西焉則太行屏列北麓雲橫固足以資曠覽而逞勝遊矣而或者興懷忠武動念楊侯則所喜者當不在遊目騁懷極一時之壯麗已也予爲斯宰當爲斯備不待言矣卽張生賈生皆寓居城下亦屬分所應捐所難得者嗇商則出自津門典商麵局皆家於山右乃同聲樂赴眾志成城其好善之雅不更足多乎是爲之記

新建文光閣記

周際華

余莅輝五年時以振興文教爲念下車卽捐廉移置百泉書院於城之西偏爲諸生肄業地又閱縣志自明季開玉帶河後科甲相繼文風爲諸邑冠於是疏而濬之還其舊觀而諸紳士董其役者復據形家言羣請捐貲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十五

建閣於城之東南隅顏曰文光蓋其位居巽地與乾方磚塔相峙古者靈臺辟廱在國之陽文明之象固信而有徵也於是擇吉於孟秋二十三日興工越兩月而葺事方治地得石礎二疑昔本有是閣而志乘不載故老亦無有能道之者意者昔人已得吉卜而有志未逮留此片石以待今日之興葺耶磚塔久就傾圮今亦同茲修葺庶幾文運可振興乎雖然天時地利與人事交相應余尤願諸君子務修其實而不徒乞靈於地之發祥於以掇巍科取榮名固有若操左券而可自信者是在諸君子勉之而已

重疏峪河築紅石堰碑記

周際華

峪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由山西流入輝縣界歷平甸老
路窑等處至張家莊入獲嘉縣滙丹河入衛河當山水
漲發勢甚盛也舊有紅石堰以禦旁溢紅石堰壞而峪
河遂淤塞矣余莅任後卽爲勸修奈經費過多難以圖
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因公住峪河鎮值雨甚水勢瀚
漫傷農寔多擬倡捐俸錢以爲率作之資而紳民創深
痛鉅亦急欲修此以弭災也用是羣情鼓舞願各出民
夫相爲疏築擇吉於九月廿四日開工予親詣河上祭
告土神董其事者有周其城周容周十圖宋玉珩等互
相督率日計二三百夫歡呼之聲聞於道路予亦顧而
樂之於冬至前告竣衆生請紀其事於石以昭示來茲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十六

予曰物久必壞此理之常爾輩利害切身此後善自爲
謀當有不俟有司之督勸者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百
年以後之前人不能預知而後人未嘗不樂補也故
以爲予功予不任受以爲民力民亦宜然夫何昭示之
有惟是禦患雖有同心而舉事必循舊典則卽以今日
籌辦爲異日之章程庶幾可乎

築東石河紀畧

周際華

東石河自方山而南滙眾山積水建瓴而下其勢橫決
不可遏抑每於夏秋之際大雨時行由東郭至於南關
不特淹沒地畝甚多卽民房亦受其禍推原其故上流
過急而下洩無所夫是以任情衝突如此茲已重疏新

河則此水順河而去自可安流矣惟是入河一段地勢突起皆前此水壅沙積之故若不急爲開鑿則橫決不免橫決不免則新河仍塞此必不得已之功不可不急備者也爰諏吉日親率民夫塞者疏之缺者培之近河六十餘丈鑿與河平其北岸則就所鑿之士築成堅垣毋使旁溢所幸民皆樂赴荷如雲不一月而葺事而茂才劉大用者督勸其間尤爲出力寔堪嘉尙爰勒之石以告來者

種樹記

周際華

古者諸侯建國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故道無表樹單子知陳之不祀誠以爲上者不能導利而布之利源一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十七

塞民必重困自然之理也太史公傳貨殖種植之利至與千戶侯等自後紀傳所載賢君循吏課民種樹之可按籍而稽天豈無益於民而徒爲此文具哉輝邑負山臨流土多膏沃余下車之始循行鄉鎮見夫山則童地則曠卽諄諄勸以種植而惰民習慣成風遂等於姑妄言之姑忘聽之耳子乃嚴立課程責成里甲令戶各種數十株并申放牧蹂踐及折之禁於是民咸知奮數月以來計報所種四萬餘株外得雜樹十五萬有奇夫種樹有數利而田穀不與焉室宇器具落實取材薪蒸樵蘓仰取俯拾且藩籬之蔽可備不虞夏日之陰以蔭暍者其益溥矣昔後漢樊重

欲造器物先種梓漆人或嗤之及其樹成向之嗤者咸資其用人情務近而忽遠良可歎也今吾民既知種樹之益當勤加培護歲時增植補其闕損十年之後蕃蔭成林羣享其利余雖不敢尸其功然以推廣國家仁民之政則固與有責焉

種桑記

周際華

余既下種樹之令因思養民之政農桑並重今天下無地不耕而蠶織之利或通都大邑機杼不聞恬然莫以爲怪其所從來者久矣夫養蠶必先種桑樹木各有土宜獨桑則無地不可種歷考史冊雖窮邊沍寒之地皆得資其利焉況在中州沃野而獨使東南數郡得專其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記下

十八

利人事之不修吾民之過亦有司之過也且輝邑接壤若澤紉內黃絹通貨四方卽境內侯兆川聞亦頗有飼蠶者余惜其不廣也爰於戊子之冬令民每戶種十株據里胥所報雖不如數固已有四萬餘株矣乙丑夏初又令民出地或三畝二畝一畝不等仿汜勝之種椹之法行之數年之後枝條蕃茂行將募取織手令民學習使絡緯之聲四境相聞其利益有不可勝道者然皆爾民受之余何有焉惟是修其公事痛改偷惰之風不致三五成羣拾麥爭競庶幾慰余奠民生厚風俗之至意

耳

北陽里修路碑記

周際華

古者司空氏以時平易道路凡徒杠輿梁亦復應候舉所以通往來利車馬以爲行人計至便也其有田間水道亦各有經塗環塗之則庶幾耕夫饁婦泥濘不憂矣近年來雨水過多輝邑鄉路半歸坍塌而北陽里屬在西南地處窪下尤爲山水所浸是以道路淹斷橋梁傾圯行者苦之予於巡歷所經進紳耆而共議時則有紳士趙八元趙殿元等同聲稱善起而勸之各村莊亦樂相捐助剋日興工自春正起至秋七月葺事自分水橋西至田家莊河西岸約二十里許斷者續之窪者填之兩旁各挖深溝俾水有所洩中間修大石橋六座小石橋四座外又添設小石橋六座以暢其下流南下趙固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十九

鎮又建小石橋一座田莊河新建大木橋一座交地方隨時稽查勿使毀壞除蘭公橋係九聖營所修約費錢一百餘千外此番道路橋梁共用錢三百餘千均係量力輸將毫無勉強其同時經理者首事有趙八元莊來周司賬務者有李椿棋買辦物料器具者有李澄波分任監工者有趙廷雋趙殿元陳大中王溥趙清苗玉蘓大貴孫振地方有九聖營之李盛北陽里之王亮采皆不惜勞苦共成其事事成後請記於予欲以示後人俾知所遵循以爲他日補修之式予嘉其義而記之願後來者隨時加修毋相推諉乃能永保無虞也勉之望之

重修清暉閣記

楊國楨

太行之支山有蘓門其下爲百泉園林亭榭甲於豫中
苔繡雨齧日就荒阨邑令周君石藩於政事之暇率其
邑人士以游以休揣民之所樂以振其頹壞節級補綴
不獨疏泉源剔灌莽如湧金噴玉諸亭咸施丹堊與飛
瀑茂林掩映於煙沉日朗之際一若疲委者起鬱塞者
宣凡居斯土者奔走熙熙亦旣同其樂矣余嘗駐旆觀
風厯覽巖麓憩幽篁中俯臨明鏡延耆宿而問焉皆以
爲清暉一閣尤據百泉之勝卽易棖正瓦動慮繁費縣
令不欲以民之所樂者轉以病民故脩整猶有所待適
黎觀察雲屏告余曰名蹟不可以久圯况詢謀僉同乎
遂各捐俸若干屬周君規圖全局拆閣而更新之周君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二十

又於閣之下添設船房以資輔翼改築雲橋以束體勢
曲徑繚垣周遮包絡室之陋者華亭之摧者立鳩工始
於辛卯春涉秋而竣所需逾捐數周君力任之并請余
爲之記余謂是役也其濬流也可以激濁而揚清其植
材也可以扶危而固本其延攬無遺也可使邑之人散
者聚而隱者顯其旁達交通而咸宜也可使邑之人各
得乎其所且將使後來者不以爲登臨之美觀而推尋
撫恤之深意也是則余之所望也已

新修

萬壽宮碑記

周際華

祝釐者臣民之所以致敬也自省垣以迄郡縣無人不

戴

高厚之恩卽無人不生雲日之慕婦孺皆然而矧其在官紳

也

際華

自丙戌莅此恭逢慶祝之秋竟無拜跪之所不得已而以祝融廟代之不安孰甚急欲建修

萬壽宮率吾民而拜舞其下又苦於擇地之甚難癸巳秋有拔貢李君瑤林歲貢孟君大炳等請於余曰邑有佛寺居城之中傾圮實甚眾紳等不忍聽其破壞羣欲修之矣請卽以此爲祝釐之所卜日興工閱七月而葺事

大殿三楹東西朝房各一座正門三楹左右角門各一座圍牆七十餘丈紳民所樂輸者二千餘緡經費雖約而規模實壯於是體統以尊觀瞻以肅過其下者父老嬉娛兒童舞蹈其樂有不可支者其東偏舊有磚塔高十餘仞久就傾斜據形家言此方屬乾爲奎宿本宮旣於巽方建文光閣則此塔尤宜修整遂並葺之因書其畧於石

重修嘯臺記

周際華

太行之麓蘓門之巔公和長嘯有臺存焉不詳始於何時考之乘志有明御史許完重修之祀之以像

國朝共城令滑彬又重修之自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歲迄今百四十餘年矣廢址頽垣又幾爲免葵燕麥之場而不可問欲振而新之非具大力當不易辦癸巳夏巡憲文一飛先生查衛河憩百泉上登蘓門山而憑弔焉

徘徊良久不忍舍去遂出白鏹千二百金屬華修之且
曰臺不似臺像不能像去其像庶可還本來之面目峻
其臺乃可表賢士之高風乎華敬誌之購料興工五越
月而葺事臺之下有閣十數仍已就傾斜臺之右則邵
夫子之安樂窩也破廟縱橫芳蹤不辨悉趁此而理之
而蘓門山儼然完整矣華讀明副史李夢陽記又讀祭
酒王教紀遊文慨然想見孫公和之爲人所謂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者非耶而世乃傳爲隱士且比於列仙誤
矣張梧岡太史作嘯臺贊辨之甚詳余喜有同心因付
之石以備參考而尤幸 巡憲之獨成此舉也夫抗心
古處儒者皆然慕古而不能爲之表章與不能爲之振
飭古人亦何賴焉鍊補天之石以彌茲缺陷非其識力
過人烏足以與此此華之所爲幸際其盛而與有榮施
者也爰紀其顛末以待來者

百泉工竣紀畧

周際華

蘓門山下有泉源焉舊名百泉何止百泉也泉方一頃
二十畝有奇爲衛水之所自出環泉者皆歷代先儒祠
宇間之以亭閣中州名勝之區惟此爲最自乾隆十五
年脩舉距今八十餘祀摧殘剝落不堪寓目久矣丙戌
春余宰是邑妄以百泉主人自任立意脩葺甚不欲負
此名泉也徼天之幸歲稔民和又持之以久得以漸次
補苴更蒙 各上憲捐貲籌款以成厥事庶幾一律見

聚落因名曰程村其後思公不置遂建祠祀之蓋先賢之遺澤長矣程村地勢卑下耕種維艱至明萬厯間金谿聶念初先生令輝開渠引水田始無患則程村之民至今得無凍餒者又金谿聶公之力也夫程子之德言與功尙已其所以不朽者詎關茲一鄉一村之細而被澤者沐其教思其人藉此以誌嚮往之意有不容已於懷者故立祠其地且以誌村之所由名相去五百餘年而思之不啻一日卽傳之千萬世當亦不能不如是耳聶公固不敢與程子埒第其功之補救於一時利賴於後世者亦何可沒哉在勝國時進士王同倫以聶公配享程子並述公開渠之事刻石祠前迄今年久頽廢祠

宇無存歲丙戌涂來撫茲土謁百泉程邵諸祠慨然有興舉廢墜之念除捐俸重修諸祠外並諭四鄉有先賢祠宇頽殘者皆行葺理其時程村紳民約眾出貲規仿本村程子祠舊址重建正室三楹立純公正公神位仍以聶公配享今年冬始慶落成觀者以規模狹小爲憾不知是舉也爲一方人民不忘本始俾名賢循吏永著芳徽用以振勵士風敦崇民俗其裨益正非淺鮮非以窮極土木爲事也告竣之日董事者屬余記之余謂程子之賢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其所以深入於人心者自不待余之覩縷卽聶公德政之大者載在邑乘亦不煩記僅臚其立祠與重修之始末如此道光辛卯

歲冬至後三日

雲石記

周際華

員嶠之山有奇石廣可數百里駁駱如錦扣之雲片片
翦然出世所傳雲石是也齊書海上有越王石嘗隱蔽
雲霧謠云清廉太守乃得見虞愿爲晉太守往觀之清
澈無雲翳其徵驗殊不虛異哉何員嶠之石以雲傳而
越王之石又以無雲顯石同而雲之取舍不同毋亦天
之生是石爲雲母而其子清濁異氣爲休爲咎各以類
應之也耶煮可爲糧化可爲鵲佐岳通理惠以甘霖是
謂休徵鞭之而血隕之而星摩拂竹木墜於江都是謂
咎徵休咎之不齊雲亦有幸有不幸耳顧雲因石出石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二十五

因雲蔽雲與石兩有所分從未聞是雲是石卽石卽雲
以爲雲而不能浮以爲石而不能蠢形狀蒼勁精神鬱
蟠秉天地之堅心聳岡陵之瘦骨岸然稜然斑斑然如
百門泉之雲石者也石不知其何自邑志載之而不言
其顛末尋之而無其蹤意謂不與俗吏見如越王石之
隱蔽焉未可知也抑亦員嶠山引而去之不復向人間
出雲作雨焉耳癸巳秋吾友聶基堂鑿得石長六尺方
廣三尺有奇雲氣縈紆生波疊縐極有文理捫之如老
龍鱗欲脫不脫狎獵參差離奇不可擬似舉之泥沙之
窟樹之雲橋之墟就石而問之胡爲乎其隱也豈避俗
如仇讎甘爲尺蠖而不悔耶胡爲乎其又見也豈將與

石藩爲石藩以類相從聊壯蘓門山色澤耶吾將用汝
作礎潤之徵備興雲之象濺珠泉之瀋降甘澍之靈汝
其能之吾爲爾祝祝曰雲耶石耶來從何處止汝於此
且莫飛去

重修

先農壇碑記

周際華

古者理國以本爲務王政養民以食爲先故仰司星辰
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祀祈
穀報年以寵其功是以民和年豐神降之福也我
朝農政之詳軼於前代

三推之數以爲萬姓先下及各省郡縣無不恪遵典禮崇祀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下

二十六

先農以爲率育之勸蓋民事之重莫重於此矣輝邑壇在
東郊不知廢自何時荆榛瓦礫之場 神位久無 位
置每至耕籍怵然於心迺延李君瑤林張生兆芳謀葺
之自春正始工匝兩月而告竣爲正室三楹旣高且固
壇之四面易以新石高三尺許築垣四圍以禁出入庶
幾可以妥 神靈而勸耕作也謹付之石以誌之道光
甲午歲清和月

傳

國朝

白龍王傳

周東源

前明宣德時有一男子形貌奇古時遊街頭寡言語不

與人接見者每以癡漢呼之彼則自如而不以爲怪久之周氏以傭工乏傭之彼卽就傭周始亦不之奇也居亡何人言嘖嘖多嘆其事靈異如不樵採而樵至種田而蟻爲收種之類周由是心知其非常人也爲善遇之嘗夜卧周適至遙見火光中有金龍盤旋之狀周大驚嘆其奇遂以袁氏字焉袁周甥女父母繼亡無可依歸托身外家周愛之如己出不輕許人茲以神異故字之周甚幸得快婿維神亦執子婿禮甚恭後二載想神謫期已滿一日偕袁氏步至峪河漂布處謂袁曰吾入水能變化子樂觀乎袁曰烏有人而入水能變化者言未已神遂入水中見一物狀如小蛇向袁氏鱗甲微動袁驚叱之神仍如人形而上謂袁曰爾之所見者卽吾之變變化者袁曰果爾請再試焉神遂復入水如前狀少頃風雨交加雷電並作雲霧四塞宇宙晦冥一線白光直冲空際而神遂飛身於蒼蒼之表矣袁之前身想係雌龍遂亦形化神飛於其下有走告周氏者周急往見袁屍危坐面色如生身有蝌蚪文云謫降凡塵數運顛潛身勿用許多年神龍不是池中物風雨催我上九天周覩之且悲且驚曰吾前疑其爲人而龍孰知其爲龍而人乎望空嘆息者再三卽收袁屍葬之靈覺寺東號曰雌龍塚今其遺址猶有存者

關姜傳

王椿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傳

又二十四

關姜者姜女而關婦也爾

關尤貧且賤姜年

十七適關以孝聞姑死夫繼舅欲遣嫁之氏號泣絕粒
幾死凡八九日仍不食其母率子姪往環而慰之哭者
拜者跪者勉進以水始甦自是聞議嫁輒不食求死至
十餘日仍不得死舅知不能奪其志以不食故卽不與
之食氏惟飲水而已無故復窘辱之加以箠楚氏甘受
每日或餓或食或數日一食初尙覺苦漸習以爲常且
懼有異謀也非惟不飲酒不茹葷除粟菽外雖菜羹不
食繼而絕五味惟淡食或食時果生蔬卽數日不食亦
無所苦自言心地反較開朗行之既久身世兩忘無罣
礙一切富貴利害無足觀者歲時伏臘長跪誓天求速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傳

又二十五

死過午始食有故至隣家不啜茗或詰之曰恐不潔耳
蓋守志之堅且慎如此當氏青年矢志時其母若兄傭
於王公家奔告問計主人曰嘉哉君子成人之美宜有
以全其志也雖然靡不有初其慎厥終哉乃聞於邑令
遣使存問由是始知氏貞邑人無敢犯者關二十餘年
主人宦遊歸知其舅已死聞氏割股肉療之不效殮葬
如子職其母兄皆亡族人無過而問者氏無子無女無
田無屋僦隣居鬻線香度日是時氏已六十有一矣清
癯而憔悴其割肉癍痕宛然主人憐之問何以不上聞
則以其貧也周之不受飲之食之皆辭焉卒之前數日

絕烟火殮無蠅爲甲午夏六月中伏云

王猷
採訪

序

明

書院志序

舒化

百泉書院志志書院也書院創在百泉之左簡名賢祀於斯羣弟子學於斯撫古之史籍藏於斯舊有志弗備令是縣者實爲聶子良杞新而增之令蓋象山先生鄉人也義利之辨稔聞而力行之新之非無謂也余適有太僕命遭時爲歲除駐而遊焉乃請序於余余問之曰凡爲書院者謂爲讀書之所也讀是書者廣間見與茂文藝與梯科第與令訥訥不欲語謂匪聞見匪此弗充謂匪文藝匪此弗萃謂匪科第匪此弗獲謂盡是三者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傳序

又二十六

則又卑矣此令不欲語也余慰之曰信非也所以養吾心也何也蓋人性者天之命也性無爲也心有覺也有覺不妄則無爲合虛同乎天也人理盡矣古先聖賢心與天一動靜云爲種種是道以其心理發而爲言記而載之是爲典籍故千萬世之下不見聖人之心卽典籍而心具覩矣是心也聖人與途人一也古人與今人一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卽天地有代謝此心之理無或謝也以聖賢之遺書尋討吾心之生理同出一源觸處自合如水合水以火合火無不相契久之則渙然怡然不知爲聖賢之書爲吾心之理與化俱忘矣至是則一腔中渾是一團道理千變萬化皆從此出

可以位天可以經世可以軌物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知則爲德行之知非見聞也文則爲道德之文非技藝也達則民物之達非身家也此學之所以爲學也書院斯可志矣何今則不然也未諳句讀者遽望之以成名方在童蒙者卽強之使操管未徧誦夫經書先博志夫時藝積心動念惟竊取乎功名父教師傳盡期攘夫富貴不知心性爲何物典墳爲何因縱皓首南牕不識所學何事及其得一命也率取其生平所期滿其囊橐而後已學也如是眞可泣也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朝廷之所以養我者何如士之生於天地間者何如而可以是應之哉竊謂欲得天下平須是人心正欲得人心正須是學術端邵之爲邵許之爲許皆此意也令固有教養責者願相與擴充之無失若地理之勝泉瀑之神諸賢之實自有志在余何言萬曆戊寅正月

國朝

蘓門遺事序

孫奇逢

予來茲土十年矣畊鑿於斯絃誦於斯孫曾蕃育於斯予之托庇蘓山蘓水者亦云厚矣予之托庇厚而所報者薄是蘓山蘓水不棄予予乃自棄於蘓山蘓水村居無所事事因與二三子商畧蘓門遺事夫事何云遺也萬曆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二十七

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 嘗
搜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
事爲永賴之圖願莫之遂惜身殞歿而子孫零落其所
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
津者矣予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存往蹟則有記無
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
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
意不敢苟間有二三子代予而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
予之意也八十年咏歌蘓山蘓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
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共之順治戊
戌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二十八

遺事凡例三則

孫奇逢

一山水之緣偏與遊逸相近今之記載題詠鑄石豎碑
者類多顯人恐未必盡佳耳予初至泉上見壁間猶有
素心人語慮無人珍惜再往收錄已化爲烏有先生矣
山靈秘護不欲輕示人未可知也

一蘓門之有百泉爲幽人逸士怡志適情之地而編中
諸議多厯民憂蓋不能同民之憂烏能同民之樂子曰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惟仁知而後能樂山水願吾儕二
三子來遊時先洗滌身心無違曰今日耽樂

一元人以蘓門爲歸旣眾且賢可謂人與山水相值矣
諸公聯袂而入山者行旦接踵而應召其行其藏在諸

公亦不必有成心倘蘓山效北山移文以謝逋客諸公其何說之辭

書院志序

孫用正

輝邑之勝槩在蘓門山與百泉蘓門百泉之所以勝則又在書院盖山水者地方之眉目而書院興學造士則山水之精神也載考宋元姚文獻深嗜邵學與趙江漢偕隱百泉關太極書院講明濂洛之旨一時聞風興起許魯齋來自覃懷竇子聲來自肥鄉多士景從擔簦負笈德星快聚幾與鷺湖鹿洞並傳亦越成宏復有百泉書院之建借山水之靈秀爲考道興學之地然則蘓門百泉之勝實因書院而益著耳使無此書院則姑蘓之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二十九

虎邱杭之西子湖祇以供遊人玩賞焉足貴乎故昔人編邑志別附書院專志兩卷誠爲卓識後經續修爲狂瞽之子妄意刪削譬人無精神僅存眉目見者有掩面走耳余依舊志復爲增補乃猶不能無疑焉者吳公伯通百泉書院之建盖憂俗學支離務探本源意誠善矣獨似抹却太極書院何哉况其崇祀十賢以姚竇配享非不知有前乎此者在也乃不用因而用創不幾於攘善耶昔先徵君亦有太極書院考其言書院始於晉大於宋盛於元已明言太極書院之不容抹却矣靜言思之夫道一而已矣孫公和喜讀周易其默足容康節安焉樂焉觸處見鳶飛魚躍書院所講講此而已宋元諸

大儒專務講學之實而不立講學之名有明諸公則欲借講學之名以求盡夫講學之實造詣不同旨各有在用是故推廣先徵君之意竟謂書院始於晉大於宋盛於元至有明而愈著蓋太極書院祇以爲已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之士言之也以創爲因一而二二而未始不一者也而又何疑焉獨是書院之廢已百有餘歲矣初改爲貢院再改爲考棚今且爲各憲駐節之所所幸書院之名猶存天道循環剝則必復且聖天子崇儒重道興學造士當必有姚許吳聶諸公起而應之者余雖耄竊拭目望之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夏至日

家藏邑志稿序

孫用正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一二十

邑有志一邑之事家不得而私之也家旣不得而私則當與眾共成之共守之胡爲而家藏之蓋先中翰公憤當時之纂修者以私成穢每示不肖正以某段私而不公某事虛而無據欲奮筆改爲藏之家笥用成信史乃方珥筆承明有志未逮歷今六十年矣不肖正亦老年才盡適有奉憲修志之舉當事謬以相屬竊喜先人之志可以遂也乃擇舊志疵謬與同人相質每苦文獻不足恐蹈以不悖爲悖之咎因堅辭其事復念先人志事不可湮沒遂竊取舊志僞者正之私者直之缺畧者補之俗冗者刪之纂訂成書告之祖廟藏之家笥先是先徵君公有蘓門紀事一編規模已具而細目未終或亦

有艱於善筆如今此云云者遂俱行採入用成合璧
爲先中翰手訂邑志可以爲先徵君紀事亦無不可藏
之爲一家之私書推之即可爲一邑之信史祇求快先
人未竟之志知我罪我何容心焉乾隆十一年立秋後
三日

啟

國朝

創建夏峯徵君祠堂啟

湯 斌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濂洛
關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闡心學之宗聖道賴以彰
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至於所生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啟

三十一

之地所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處後人必爲之建祠
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
子讀其書登其堂慨然想見其爲人低徊留之不忍去
以此見天理常存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
生於容城遷於蘓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挾性命之秘
定理學之準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
河洛以及齊魯晉楚吳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笈
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奧透人心髓皆
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爲吾性之具足其功真可遠紹
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世道之士也獨是
移家夏峯近三十年與偶爾游處者不同松楸在望祠

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爲闕典今同門公議卜地几材定期鳩工用是遍啟羣公共襄盛事指日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彝之祠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任師傅固當努力此舉乃尊師之大端凡在門牆應有同心

引

國朝

重修

文廟引

高上桂

蓋聞古聖牖民特垂教於在鄉在國士人入學首釋奠於先聖先師春誦夏絃固振興以禮樂朝稽夕考亦晤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啟引

三十二

見於羹牆在

朝廷核實徵名無在非養庠射序之選而草野稱先則古卽不乏升堂入室之英豈扶輿清淑之所鍾於古昔人才爲獨厚蓋其息游有地域闕無佻達之 亦且造就多方橋門得觀感之化也仰惟 杏壇美富洙泗淵深易象詩書七十子率由有路車服禮器眾諸生講習其家聽絲竹於壁中文留蝌蚪觀鸞旂於泮側咏著茆芹雖世之相去已云遙而地之相距仍不遠車馬三至昔難忘於兄弟之邦富教再籌今猶見此蕃庶之象矧生逢盛世辟雍之雅化惟新素被

休風木鐸之金聲永振也哉輝縣古共城本衛地山擁太行

諸勝水擅百泉之奇寡過未能不獨號多君子守
諒亦復重有名媛長嘯若隱君詎減槃阿 興直烈如
蒿里足繼史魚高風而且桃竹園邊水面天心不似酣
遊七子梅花溪裏琴亭月榭非同遯迹三仙授象數之
薪傳賢大尹獨剖先天秘蘊闡性命之精義諸先哲咸
指後學迷津凡此人傑挺生固由地靈所孕毓其實賢
才進取端資

聖教以薰陶故雖端木高明經裁成而益增室家之好卽子
羔愚鈍得模範而彌嚴徑竇之行斯其所以生有榮施
沒猶美報崇宮牆以數仞享廟食於千秋乎溯此邦肇
造鴻規丹雘垣墉極焜煌於星日緬前代名流芳躅崢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引

三十三

嶸甲第更蒸蔚乎雲霞夫何歲月推遷遂至風雨飄蝕
椽崩棟折恍如壞故宅於魯共草蔓烟荒直等毀鄉校
於鄭國四時拜獻懼將壓焉一木支撐何可長也寧僅
觀瞻弗壯撫廢墜而茫茫因之風氣漸衰取青紫者落
落卽此入國以知治能不過墟而生哀愚也遵道情殷
得門識寡幸承乏乎茲土敢從事於斯文乃以旱魃爲
災坐視儒林減色因陋就簡考績愧已三年草故鼎新
成功勗爾多士夫爲山不嫌覆蕘而集腋方可成裘彼
梵刹元都雖婦人猶樂相助豈禮門義路在賢者偏舍
不由士微論富貧爲義當勇工不分大小有志竟成果
其傾囊橐布金錢復此簷牙翼翼相與懷椒糝

依然俎豆莘華則文運以祓濯而昌明將功名由鼓舞
而煥發詞源如泉水字湧珠璣歌響入蕪門聲成金石
不又見真儒接踵而名士聯鑣哉昔姚雪齋誅茅爲堂
方且獨龕聖像卽趙仁甫依山立學尙爾其奉經師如
是我聞豈異人任况當制作之明備又值年穀之順成
踵事增華原不比開基而草創補偏救弊豈可如築室
於道謀茲承我 大郡伯加意農田留心文教升墟卜
吉已相度夫衛源陟巘觀流更經營於川上猶復謁
鬻宮而展禮進俊髦以明倫覩此凋殘輒生太息之感
首爲倡帥不憚厥聲而呼幸其同心勉勩是役母徒充
耳有負斯言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引

三十四

勸重疏玉帶河

周際華

爲重疏玉帶河以培風脉以資灌溉事查縣志載海虞
陳侯必謙以萬曆四十五年爲輝縣尹見衛河南下一
往無情因創改新河名曰玉帶自禮字閘下引水東流
至新橋折而南下由三里屯西南流至胡家橋入智字
閘下仍歸衛河紆抱城邑以培風水一時人文鵲起科
甲蟬聯不惟本邑稱盛卽他鄉之發跡者亦多係輝人
應驗不爽歷歷可徵後因山水漲淤至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縣尹滑公彬詳請復浚久之又塞乾
隆十五年縣尹文公兆奭又浚之每浚則文風戶口無
不增盛今又八十年矣人文寥落令人徒致慨于山川

之明秀也而且向稱素封之家概就衰微卽商人貿易亦復難期殷實追溯其由未必非此河淤塞之故且自方山而下水漲發城之東南湮沒者無可以禦是疏浚之功誠不可緩本縣自丙戌年來宰茲土面奉前任巡撫程大中丞諭疏此河乃因連年修葺頗多恐同時力不暇及未便兼營本年各工漸次就理徼天之幸年穀順成民心和樂不乘此興役其又奚俟當經親詣勘驗故道依然帶同弓手丈量自禮字閘起至智字閘止計長一千四百五十丈約計經費不過三千餘金卽可葺事商之眾紳耆無不踴躍樂從並以捐錢僱夫恐多滋擾不若做河工論段之例較爲簡捷計輝邑共二

十里分作二十段量其里分遠近酌其段落短長各出民夫照段疏濬是爲眾擎易舉邑中急公好義者當莫不以爲有益之舉爭先恐後而委靡苟安者或以爲勞民傷財竟致觀望因循亦未可定爲此示仰閭邑紳民人等知悉爾等務須乘此農功未起寒氣初融各具鏹鍬以襄其事仍照舊志寬深各二丈以期一律疏通不使稍有阻滯並卽勒石爲界俾年久遇有壅塞之處皆可按界挑挖免致推諉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之是民之咎也民望有司以率作而有司自委之非獨民之咎矣明趙公彥復撰創改新河記縣尹滑公彬詳請開復水道原文該紳民等自係習聞可知此河爲

窮本縣諄諄告誡願同志者互相勸導使得剋日成功
豈特人文蔚起哉卽農工商賈藉茲振作亦可轉嗇爲
豐而城之 亦可永絕水患矣振衰起靡莫此爲急
眾庶同心一呼卽至其各具耰鋤毋緩

採訪節孝引

周際華

易曰苦節不可貞節之難貞之難也節而能孝孝而能
烈是蓋天地之正氣不泯人間而清白之家風獨鍾女
子明知其甚苦而能貞之斯之謂節顧節有貧富強弱
之不同富者衣食常饒強者扶持可恃閨中之鸞鏡雖
殘門外之鴉音不作有志者尚可力爲若夫屋不足以
蔽風雨炊不足以繼饔殮伯叔凋殘親朋零落遺孤不
保呼助無門淒風偕苦雨齊飄黃鵠與青鸞並泣知我
如此不如無生此意蓋不堪爲外人告矣况乎瑩瑩在
抱時驚衰病之親子子無依大懼強梁之辱苟延蟻命
如坐鍼氈塗面受污空惜生前有誓翦金示志誰憐死
後餘香所幸

朝廷錫寬大之恩用褒清節宅里荷

旌揚之詔不負貞心庶幾慕義者深斯立志者篤耳共城舊
屬衛地衛多君子何獨於女子而疑之夫汎舟作誓
成千秋節義之宗因墓成臺更深一邑神明之祝

署東偏民間婦
女事神篤

寄懷冰雪豈乏心肝亢節

氏伏查縣志所載節孝共姜其首著者也周之後無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引

三十六

焉降而元得時趙兩氏而已至前明則有二十三人光輝史冊論者遂以爲鍾毓之異我

國朝恤典加優貞良倍出載在邑乘者節婦七十一孝女一貞妾二其間自乾隆丁丑至今七十四年未經採訪者尚不可以數計不及此時求之越異日文獻無徵終將滅沒矣空山有恨枯骨懷芳潛德未彰幽魂徒泣責膺司牧豈忘表勵之心力藉搜羅端賴縉紳之族所望諸君子共矢精勤同風化各就其族里姻親悉心敬訪其確有事實可徵者當卽稟請建坊以昭苦志卽使日久事淹芳名猶在亦當賜之扁額以表其閭斷不可聽其滅沒抱痛於九京也至節孝祠舊在西門內地本湫隘難肅觀瞻諸君子有志圖新則縣署之西有馬神贅廟焉請更之可乎

約

國朝

邵康節夫子祭田約

周際華

律載凡子孫盜賣祖遺祀產至五十畝者照投獻捏賣祖墳山地例發邊遠充軍知情謀買者同罪法至嚴亦義至重也案查邵夫子祭田舊存三百六十畝現存三百二十七畝坐落北關村南北兩處前因邵水安出當與朱文忻得受當價錢七百五十千文嗣經屢控前任斷罰朱姓三百五十千爲修葺祠堂費准邵氏以錢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引約

三十七

四百千贖取各具甘結在案道光八年邵懷安備錢請贖予卽親爲履勘查明四至立石界之案乃定夫以平民盜賣祭產其律尙如此之嚴况先儒祭田曾經奉勅責成奉祀生看守法愈嚴而義愈重何爾輩之夢夢也今姑從寬結案大懼此後之復蹈前非因爲勒石於祠以昭炯戒願邵氏賢子孫相與護持毋輕自棄並以告凡厥庶民使咸知法斷不可罹茲重罪也其各守此約爲戒實厚望焉

案舊志云康節先生二十六代孫洛陽儒官邵成有四子長述祖次承祖三纘祖四接統篤孝性成事父母能以色養父卒四子哀毀骨立旣葬廬居墓側有白兔烏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約

三十八

鳥出入相伴及終制歸父靈几下生芝二莖人以爲孝感且善事繼母昆季友愛內外無間言與人相接恂恂雅飭未嘗有傲詞冠婚喪祭恥競浮華性好施與戚里姻婭有顛沛不能自存者必出貲力以相援天啟間提學使者衛輝河南二守輝令洛陽令俱給匾表其門且增置圭田三頃六十畝衣冠其子孫備載憲綱使千百世下知邵裔之蕃而且賢如此述祖河南府庠生承祖輝縣安樂窩奉祀生纘祖輝縣庠生接統嵩縣奉祀生崇禎七年八月十二日蒙督學楊批輝縣准照洛陽例春秋儀祭世有奉祀

勸農

周際華

爲申儆惰農以儲民食事書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吉來農政特詳而其所最要者皆以懲游惰爲亟務盖力作勤斯倉廩實野有蓋藏國無饑歲皆自勞苦中得之未有手足享安閒而身家獲飽煖者也夫膏腴之壤非不多也卽如輝邑除近山石田不計外其餘沃土不下十分之七又泉水滿地較他邑更易滋培乃穀入有限民食甚艱者何也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且卽此生之中力不勤而糞亦不講也余屢出哨巡見種旱地者一犁而已種矣種稻田者亦一鋤而已種矣治之不熟糞又不備任其地力之自成獲多獲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四鄉之民類多游食

其種地者大都聚談村落好尙寬閒甚而力作未幾便思午睡名之曰歇晌此等惡習深可痛恨夫地力必資以人力奈何以有用之力等之於無用致使易沃之壤終至於瘠壤耶試合全邑之民計之男子七萬餘人女子亦七萬餘人以七萬男子之力供十四五萬男女之口而男子之中老與幼去其三分之一學與工商又去其三分之一此卽力耕不輟尙恐其供億之不逮况其相率而入於游惰也前以婦女游惰之故教以蠶織不過資之以佐農功耳若農功先惰其害尤深今與爾民約嗣後經本縣巡視之處有勤於力作者定加優獎尙再仍故習嗜睡貪閒重懲必及并望父教其子兄教

弟夫教其妻內外之間毋相好逸豫庶幾農桑并勸衣食饒而民氣自樂如其恬不知悔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姑貸凜之愼之

議

宋

康節諡議

歐陽棐

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於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生

元

與左相張仲議

許衡

自大名遷居蘓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慮愈堅於曩時矣

明

書院先賢祠議

聶良杞

按先賢祠在書院儀門之中舊以書院旣羣聚諸生而邵許二先生者昔嘗游泳斯土宜崇明祀以爲諸生仰

止之地因及其師友自濂溪以至南軒爲十賢而姚竇
二氏則配享焉卽志所載吳公伯通祝文可攷也歲月
既久更張漸多宏治間僉事車公璽改立 文廟像設
先聖而諸賢俱列爲配享隆慶間巡撫栗公永祿以諸賢配
享非禮增祀四配十哲而諸賢又列於配哲之後二公
改創之意非不各有謂也然國家尊師重道稽古定制
立廟於庠序而規制森嚴致祭以上丁而儀文周備配
享有禮從祀有誼非若淫祀者之可以私創而擅增也
今學宮祀 先師矣而書院復設 聖像上丁祭於學
宮矣而下丁又瀆祭於書院况儀門之中車馬往來於
斯隸卒雜立於斯及祭之日堂階甚隘駿奔不容且十
賢於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議

四十一

賢於

夫子非可聚首於一堂而柳城與肥鄉豈宜僭處乎 文廟
謂之瀆祀則不享謂之侮聖則不敬不敬不享又安用
此廟祀爲哉良杞叨令茲邑目擊心非亟圖釐正萬厯
戊寅乃請於督學李公郡守暴公俯從所議將 文廟
仍改爲先賢祠移之東隅而 聖像則別藏之盖庶幾
乎克蓋前愆而有光祀典矣謹詳其始末以就正於後
之君子

國朝

維風議

孫奇逢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

鍾毓習尚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帥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浹洽文物彬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淳風日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不容自弛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拈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桂者一愚民耳曾刲骨愈母疾予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爾於母如此耶小人於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眾爲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溝張有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墓此數事在諸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爲姚許者

救時議

孫奇逢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民淳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卧理而

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沿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
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
民矣昔主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
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
之勢矣客役主愚另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
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
算正糧號爲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算也
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也而買馬
僱馬之役却實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不爲百孔千瘡
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之本末當局者旣非爲私
橐之潤便當爲公溥之謀酌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議

四十三

緩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絕影射之奸痛懲貪頑之習
庶甲不至於累乙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輝民此旦憂深厝火痛比逸堂
焚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乎敬以質之
仁人君子

荒田議

孫奇逢

輝之四境獨西面遼濶遙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嘗聞
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
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
動尙不能支而田旣荒蕪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
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

顧豈堪代人賠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眾而地之
荒蕪愈多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
湊苟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湊無可湊王令遂以縊死
吳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
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闔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
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
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下矣議除者意在蘓民議開
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
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
除矣則民之復業者必眾復業者眾則荒不期開而自
開民與國兩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議

四十四

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爲也

修嘯臺安樂窩議

孫奇逢

蘓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
然蘓山蘓水不知閱幾千百年寧有幾公和幾堯夫哉
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
無恚怒與嵇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
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
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盖中
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
念之私一事之僞更有惡於志而疚於心者堯夫之樂
固卽孔顏之樂與此二子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

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
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闇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
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當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
旨焉今臺與窩創建既久日見傾圮一傾圮而蘓山蘓
水未免黯焉無色寧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
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沒
埋滅不可考詢之士著皆茫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
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爲二亭也且
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於今有顯則有晦
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
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輝士永賴新晉宋兩處
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荒田議

孫用正

輝縣之境北西東三面皆山而正西西北則太行絕頂
俱與山西爲鄰有轄入深山六七十里者近亦不下二
三十里其山上山腰山腳山峽舊皆有田皆有民人居
住其廢莊累累砌崖參差尙可考而知也自明末至今
百年鄰邦州縣俱開荒成熟而此山之田荒蕪仍舊卽
問有開墾者不過十之一二其故有說輝邑地廣人稀
山高水猛其山中之田俱隨高下之勢疊石爲岸聚土
成田名爲梯田全借人力自無人修理則歲久岸傾土

去石出不堪耕種矣又受山西數百里之水每一暴發
建瓴之勢衝塌居多以故順治八年康熙初年 巡撫
賈 巡撫佟俱有 題豁水衝田地數百頃至今又六
七十年衝者愈多有淨露石骨者有衝成河身者蓋又
不可以數計矣近雖人民復業屢年報墾目前去城二
三十里正西西北西南綿亘數十里俱屬平地或飛沙
或石塊或水衝河身盡是荒蕪則山中之荒不待問矣
而況境以內遠近大小諸山卽無寸土者皆有行糧約
畧定賦名爲望田山田且荒則此無田之山糧又不待
問矣此所以本府各屬皆有缺額荒田多寡不等皆陸
續可墾而輝邑則歷久如故未可與他邑相衡而論也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議考

四十六

故以明季田數欲求足額必不可得之數矣
考

國朝

思親亭考

孫奇逢

共城人物載在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共姜此一鄉
領袖天下後世所瞻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無祠是亦
缺典然高子祠於

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卽不祀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
雖不可以例高子然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興孝也亦所
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蘓山
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

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
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二亭俱久廢獨有文正門
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
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
親淋漓動於筆下凡讀者莫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
無考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叢
峙於蘓門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
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宗
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岳忠武南渡所遺兩
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
其烈不能不致慨於文獻之不足耳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議考

四十七

兩文正考

孫奇逢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蘓門仕
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
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跡雖梅
溪之名尚在而無片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止有思親
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
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蘓門固非尋
常可比擬也崔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
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
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視化民成俗於一鄉
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

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於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於人乎

太極書院考

孫奇逢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蘓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窟嘯聲出林谷答嵇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於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盖不爐不扇之地所稱內聖外王之學者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考

四十八

嗜邵學來居於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通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厯間邑令聶公良杞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尙論者之踈畧耶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蘓門傳伊洛之學於趙仁甫魯齋卽詣蘓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抄以還聚學者謂之曰

吾今始知間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於蕪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嗚呼江漢之學不獨有造於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者爲猶小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考辨

四十九

而振一代之學術者則更大也今諸先生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於一堂而令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嘆共學之失朋而并迷源淵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畧而任其缺漏與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辨

國朝

民之父母辨

周際華

鞠秋之朔五日爲予生辰予夙以母難不宜酒食宴樂故誓畢生不作稱壽舉己丑秋仲勸農至四郊民間有請爲予祝者予示以不樂並爲詩却之嗣又聞闔邑皆

欲列名衣傘以進此尤違禁而不可爲者也大加呵叱
乃寢然猶以上扁爲說屆生辰予適因公赴郡至望後
始旋計得免此妄祝矣乃羣情恃衆來數百人鼓吹盈
庭樹之廣額聞其衆止之弗及視其扁則民之父母四
字異哉予何德於民民不怨予而父母予哉是不可以
不辨父之爲言矩也以矩率人德主於教故父之母之
爲言牧也以恩牧人德主於養故母之惟教養備至者
然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實至名歸固亦不必屬毛而
離裏也而不然者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強而附之施者
必怒於色而受者已怵於心矣昔子產治鄭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然猶曰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

而况政不及子產母之且難又父之哉兩漢召信臣杜
詩先後爲南陽守民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桂母舉
父母而分屬之吾曾訝其難稱而又烏能以兩人之心
思才力合併於一人而自信教養之克全性情之不隔
耶予宰茲三年矣菜茹可奉乎廉不如孔奮之治姑臧
也桑雉可馴乎德不如魯恭之宰中牟也堂有鏡而未
必全明庭有草而豈竟無獄青青子衿斯文未振閒閒
十畝不昏作勞土行之不修而田功之不力也非予之
咎哉丁亥歲麥秀兩歧嘉禾合穎都人士以爲休徵之
應然訪之他邑亦多有之是不得獨爲共城慶矣方抱
慙於殿最豈希誦於輿人卽令不敢憚勞時憂作孽亦

職守之所宜然而此心之所不得不然耳與民相親固所願也愛民如子吾誰欺乎而乃覲然聽南山之歌膺樂只之誦殊使我出入之交怒然不敢仰視且不能釋然於魂夢間也去之則衆口難調留之則我心滋累其奈之何或曰跡汝所爲皆有實政實政固有司職也然民見所未見則相與私之亦屬情所難却胡弗姑存之以爲朝夕觀省之助或由此不敢自是之心推之遲之又久未必不適如民願使藉口於不能而因而委之是自外於國人相望之意而此後更難期振作矣卽汝終不能當亦可爲後來者屬焉其又何辨之有

